

錯嫁王爺

CUOJIA
WANGFEI

上

金鑫

为生存，她忍辱负重，受尽世人唾弃，
为自由，她触犯夫颜，只求一丝尊严；
为救父，她披上战衣，甘愿亲赴沙场……

錯
嫁
王
妃

金鑫
著

CUOJIA
WANGFEI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嫁王妃/金鑫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5054 - 2361 - 9

I. ①错…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1620 号

错嫁王妃 (全二册)

作 者 金 鑫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姜婷婷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90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361 - 9

定 价 36.80 元 (全二册)

错嫁王妃



【第一章 一错终错】	1
【第二章 观衅伺隙】	13
【第三章 宁为玉碎】	25
【第四章 昼度夜思】	34
【第五章 风里落花】	45
【第六章 作茧自缚】	58
【第七章 计不旋踵】	68
【第八章 福兮祸兮】	77
【第九章 亦真亦假】	83
【第十章 波澜暗生】	92
【第十一章 风雨前奏】	109
【第十二章 冷月无声】	125
【第十三章 以退为进】	143
【第十四章 大潮无音】	150
【第十五章 何处逢春】	172
【第十六章 冷月无声】	193
【第十七章 暗无天日】(上)	215

错嫁王妃



【第十八章 暗无天日】(下)	221
【第十九章 乍暖还寒】	244
【第二十章 琼庭暗香】	267
【第二十一章 步步惊心】	289
【第二十二章 显山露水】	308
【第二十三章 雪影杀机】	327
【第二十四章 燕巢幕上】	354
【第二十五章 风起云涌】	377
【第二十六章 兵戎相见】	396
【第二十七章 尘埃落定】	411

【第一章 一错终错】



殷月皇朝七十八年，皇上于十一月初十特下婚旨，将素有“殷月第一才女”之称的大学士千金冰尘霜赐婚于当朝皇太子殷佐，并于五日后完婚。

消息不胫而走，顷刻间在都城炸开了锅，百姓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这桩殷月佳事。

“听闻冰大学士二千金生得如花似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我还听说一个消息，据说当日，邑王爷与太子同时向皇上请求将冰家二千金赐婚于自己，可惜啊，皇上终是选了平日最为宠爱的太子……”

一时众说纷纭，街头小巷无不在谈论揣测此件事情……

大学士府。

冰尘雪站在一片雪白中，身穿白色貂皮大氅，任由轻如鹅毛的雪花轻柔地飘落在她的发上、衣上……

她微微叹了口气，右手从镶着粉红色金边的袖口探出，手指张了张，却始终没有勇气敲开那扇紧闭的古木门。

自从冰尘霜无故失踪后，爹爹冰月枫就再也没有踏出过书房……

如今四日过去了，眼看妹妹一点儿音讯也没有。

她皱了皱眉头，终是放下了手，转而甩了甩身上的雪花，径自坐在了书房外的走廊上。

如若明日大学士府交不出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她几乎都不敢去想象皇上将会如何的龙颜大怒，那么，爹爹三十多年来的努力将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整个大学士府都将受到牵连。

可是，冰尘霜到底上哪儿去了？！

“小姐，您怎么又在这儿，天气这么冷，可别又冻着了。”扇儿打着一把红色的油伞，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暖炉快步走了过来。

自从二小姐失踪后，整个大学士府连日来阴气沉沉，如蒙上了一层阴霾。她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着老爷了，大小姐也是，整日愁眉不展，一到午后便会悄然走到老爷书房外兀自叹息。

冰尘雪没有说话，她笑了笑，抬头犹豫地看了那扇依旧紧闭的房门一眼，最后站起身黯然地离开了……

十一月十六日，一顶大红色的软轿停在了大学士府前，一道穿着大红色喜袍的清瘦身影由众人簇拥着从大学士府缓缓走出。就在快要走进软轿时，她忽然停了下来，踌躇却又无奈地回头望了一眼，最终弯腰钻了进去……

烦琐冗长的新婚仪式很快就在月亮上升的时候结束了……

冰尘雪孤独地坐在大红色的新房中，双手死死地拽着手中的红帕，一张精心修饰过的脸却依旧那么苍白……

这一路走来，她的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原本红润的嘴唇此时也变得失了颜色。

她几乎不敢想象那人掀开盖头时见到一张从未见过的脸，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时间静静地流过，她只觉身上每个细胞无不在恐惧和绝望中煎熬。

终于，吱呀一声，贴着大红喜字的红木门被推开了，一股浓重的酒气混合着刺骨的寒风袭了进来，一下弥漫了整个房间……

冰尘雪心下一惊，紧拽着帕子的手心顿时沁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

接着又是吱呀一声门被关上了，预料中的脚步声杂乱却依然有规律地响起……

一声一声，只有不到二十米的距离，他却仿佛走了半生……

冰尘雪紧紧咬住牙齿，身体因恐惧和紧张绷得很直。她狠狠地屏住了呼吸，红帕下的一双秀眉忧心地纠结在了一起。

那种害怕，就如快要死的犯人在等待着别人为他选择何种死法一样。

她，从未如此心惊肉跳过，整颗心脏就快要跳出她的胸口。

忽然，脚步在离她一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接着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她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尽管有着红帕的阻隔，但她却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两道审视打量的目光。

很显然，他在观察她。

殷佐看了坐在床上的人一眼，兀自将右手的袖子挽了挽，又折回到红木桌边，倒了杯茶，坐下了……

他将红木凳朝着冰尘雪的方向挪了挪，一手捏着玉杯的底部，目光慢条斯理地扫过那双捏成拳状的手，嘴角不经意地轻扯了一下。

“你可以将帕子摘下来了。”他漫不经心地一口饮尽了杯中的茶。

冰尘雪怔了一下，嘴唇不可抑制地颤抖了几下，硬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阴冷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似乎在和一个漠不关心的人说话。

“冰尘霜，别以为秋儿的事情本官就这么算了，咱们之间的账还得慢慢算。”他冷笑了一声，语气中透出浓浓的嘲讽和得意。

听罢，冰尘雪心里猛地一惊，原本苍白的双颊更是毫无血色。

这么说来，霜儿定是与这个太子之前有过什么过节！心下猜疑着，她不觉呼出口气，压抑的鼻息仿佛冲开了气门，将落下的红帕吹开了一个口子。

殷佐嘴角微微勾起，本欲转身站起向外走，辗转间，余光却突然瞥到了红帕下的半张容颜。

目光接触到白如凝脂的肌肤上一粒醒目的红痣，他的眉头瞬间纠在了一起。

之前，他与冰尘霜见过几次面，却并未发现她下巴底部长有一颗如此明显的痣。

空气仿佛瞬间凝结起来，宽敞的房间内，甚至连呼吸都听不见。

嗅到空气中不平常的气息，冰尘雪深吸了口气，如坐针毡，浑身的血液几乎同时向胸口聚集过来。

黑沉的阴影毫无预料地覆了下来，就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头上的红帕冷不防被掀开，扔在地上。

一张夹杂着愤怒和错愕的脸登时映入了眼帘……

她蓦地瞪大了眼睛，胸口急促地起伏，清澈的眼里只剩下惊惧……

“你不是冰尘霜。”冷到了极点的声音此刻却清晰地传入了她耳中。

冰尘雪暗自缓了口气，这才重新无畏地对上那张脸，嘴唇死死地抿在一起。

她从没有见过如此冷傲的一张脸，阴鸷的黑眸射出两道寒光，仿佛能将人瞬间冻成冰柱。

她的心不可抑制地沉了下去。



“说，你究竟是谁?! 胆敢在当朝天子眼皮底下戏弄本宫?!” 手腕突然被蛮横地握住，白皙的肌肤立即出现了几道青紫的痕迹。

她依然没有做声，嘴角动了动，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一刻终于到了。望着那张狂怒似火的脸，她突然轻松了不少。

殷佐冷冷地望着眼前不动声色的女子，心头的火更是燃烧了起来……

“很好，不说是吗？明儿一大早本宫自会禀明父皇，大学士胆敢公然愚弄本宫，理应以欺君之罪诛灭九族。”他忽然将她重重地摔在地上，眸里的寒意更深了。

闻言，冰尘雪心下猛然一震，毫无表情的脸上终于浮现出恐慌和害怕。

再也顾不上背部传来的疼痛，她急忙拉住了殷佐的袖子，声音透出阵阵恐惧：“万万不可，求你放过我爹。我答应你，若是找到霜儿，一定立即完璧归赵，行不行?!”

第一次，她从自己口中听见了如此卑微的声音。

自小，她就活在众人的阴影里。在爹爹眼中，她只是过世的娘的替代品，每当看见她，他眼中总是浮现出伤痛无比的情绪。在霜儿眼中，她只是一片绿叶，为了衬托自己的才智与美丽。

十七年来，面对这一切，她都选择了沉默，只有那颗心，却始终高傲地跳动着……

她以为她会这样终了一生，没有亲情，没有爱情，直到这一天的降临，她迷茫了，她不知道接下来等待她的又会是什么……

“求？笑话！你有什么资格求本宫，是你的美貌，还是你根本不及冰尘霜万分之一的才气？”殷佐冷笑了一声，右手突然轻佻地抬起了她的下巴，微微用力……

冰冷的温度慢慢渗入冻结的血液中，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她麻木的心……

感觉到来自下巴上的力道不断地加重，每一下都几乎要将它捏碎。

她沉默了……

他的话每一句每一字都深深地激起了她尘封已久的记忆，激起了傲然背后的自卑。

她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转而无力地低下了头。

他说得对，她拿什么和冰尘霜比？她又有什么资格求他?!

“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还是认识到自己的卑贱？贱人!” 殷佐不屑地扫了她一眼，就如看待一种世间最低等的生物。

那种厌恶与侮辱的目光，她想她这辈子也忘不了。

她没有说话，藏在大红绸缎袖子里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连修长的指甲嵌入了掌心，她也浑然不觉。

“本宫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何目的？若是你再不出声，本宫定让你这辈子也说不出话！”他嫌恶地睨了她一眼，俊脸铁青。

他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冰月枫，今日的耻辱，他定让冰家百倍千倍地还回来！

“冰尘雪。”一片寂静后，她的声音如幽灵般响起，了无生气。

这一幕她早就料到了，原以为她可以坚强地面对任何人，可是，她失败了。

在他面前，她第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屈辱的滋味。

简短的三个字快速地飘进了殷佐的耳中，他略微皱了皱眉，冷眸半眯，兀自睨了她几眼，忽而不屑道：“本宫倒是听说大学士府还有一位小姐，只是世人皆传此人自小愚笨不堪，长相更是不及冰尘霜。今日看来，这冰月枫倒是故意将次品送到太子府来！”

冷漠的声音忽然一转，她抬起头，瞬间清楚地看见了他眼中随即闪现的杀意。

不，她不能退缩，为了大学士府上下五十口人，她必须坚强。

白如蜡纸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一抹自嘲的笑意，她狠狠地咬住牙齿，看着眼前这个冷到了心底的男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不错，我就是那个自小愚笨不堪、长相不堪入目的冰尘雪。”

她极力地压制住胸口剧烈的翻滚，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重重地刺进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她苦笑了一声，没有自称奴婢，也没有自称妾身。

至少，冰尘雪不是低贱的。她自嘲地想道。

倔犟隐忍的声音，一字一句都像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殷佐轻蔑地看了她一眼，忽然朝外怒喝了一声：“来人。”

话音刚落，顿时有两个身着粉色衣裳的丫头低着头，恭恭敬敬地走了进来。

“你们两个过去，立刻扒了这个贱人身上的喜服，扔出去，用火烧了。”他霍地背过身，眼底如冰。

原本战战兢兢的两个丫头听罢，相互看了一下，只得走近了，面色为难地望着冰尘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胸口突然感觉像有千斤重，冰尘雪狠狠地咬住了下唇，突然扬起头，蓦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看也不看那道无情的身影，径自扬起了下巴，双手颤抖地解开了身上的衣裳……

葱玉般的指甲不知何时染上了点点血迹，在昏红的烛光下，显得格外惊心动魄。



“太子妃，还是奴婢们来吧。”身侧的一个丫头见她冷得泛紫的手艰难地解着一颗颗盘扣，玉指上的血越来越多，不觉心生不忍。

冰尘雪看了她一眼，嘴角牵强地扯出一抹笑意，顿时坚决地摇了摇头。

“太子妃？”不远处一直背立在窗前的殷佐忽然冷哼一声，深黑如夜的眸子登时渗出阵阵冷意，怒道，“一群狗奴才，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她不是太子妃，从今往后，她和你们一样，是奴才，奴才！”最后两字，他刻意重重地咬了出来，身子忽而一转，寒眸径自对上了那双水眸。

怨恨嫌弃的声音伴着寒风吹进了她心里，她不觉颤抖了一下，硬是将眼里的雾气驱散了。

奶娘曾说过，只要抬起头，眼泪就不会掉下来……

她逞强地昂了昂下巴，喉咙间的酸涩却一直流进了心底，化做了一条泣血的伤疤。

“为了保全本官的面子以及查出你代嫁的真正目的，你暂时必须在太子府呆着，寸步也不得离开。另外，不要妄想本太子真会接受这一切，将你扶为正妃。即日起，你搬到下人的院子里，最好不要让本太子再看见你！”

绝情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一声一声仿佛为了磨灭她最后的意志。

冰尘雪没有抬起头，她重重地将身上的喜服扯了下来，只穿着一件白色中衣，冷冷地笑了。

橘红的光线下，白色的布料衬着那张失去生气、嘴唇发紫的脸，原本喜庆的红色竟也显得如此凄凉……

“我知道了。那么……”她顿了顿，心下一紧，一股气流突然聚向了胸口，几乎随时要冲了出来。

她忍了忍，嘴唇又咬紧了一些，硬是压下心中的不适，哑着嗓子道：“若是太子答应放过冰府，就算让冰尘雪死，也定当照办，绝不说一个‘不’字。”

强迫性地吞下冲到喉咙边的酸水，她眼神依旧坚决地对向殷佐。

殷佐怔了怔，目光漠然地扫过她，冷傲的脸上微微有些僵硬。

“冰家的女人果然贱！本官若是要你死，难道还要征得你同意不成？！”他冷眸闪烁了一下，露出滑稽的嘲讽。

冰冷的话语虽无情，却让人无从反驳。

冰尘雪冻僵的双手忽然动了一下，白皙的手背呈现一片青紫色。

“那么，太子要得到什么？”许久后，她再一次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嘶哑、颤抖。

她无力地扫了他一眼，赫然发现一直站在两侧的丫头不知何时早已退了下去……

“好大的口气！你是第一个敢如此直接问本官话的人！不过，没关系。因为你不会活很长！”他蔑视地瞥了她一眼，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第一次，他发现女人竟然可以愚蠢到和他谈条件，尤其是眼前这个女人。

拙女便是拙女！他在心里暗自叹了一口气。

“如若你能放过冰府，我定当竭尽全力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她忽然脸色一正，语气无比严肃。

当今朝廷虽然表面风光无限，但是隐藏在这种看似平和稳定的气氛下的却是令人担忧的三足鼎立之势。

如今，太子纵然得到皇上全部宠爱，但手中却依然掌握不了整个殷月的权力。

掌握国库的国师以及握有半个殷月兵权的吕王爷，无一不在威胁着殷佐。

若是要顺利登上皇位，眼前这两个钉子必须除掉！

心下揣测着，她不禁又看了殷佐一眼，只见他阴冷的目光突然变得犀利无比，凌厉的眼神似乎要穿透她的灵魂……

“大胆贱人，这些话可是冰月枫教你说的？本官看你愚拙可怜，本想留你一条活命，可是如今看来，只怕你连反的心都有！来人，将她拉出去，关进后园的柴房，没有本官的命令，谁也不准放她出来！”殷佐突然脸色大变，身子霍地一下站直，深黑的双眼此刻盛满了怒气。

仿佛早已预料到结局一般，她依然不动声色地站着，目光清澈、空洞。

她输了。

原以为放手一搏，也许能为爹爹求得一丝活命的希望，可是，她错了。

她早就应该知道，像她这样不堪的身份，何以得到他的信任？

愤怒的声音如轰雷一般在静谧的夜晚里炸开了……

不多时，两个身着盔甲的侍卫冲了进来，二话不说就要上前抓她……

“放开，我自己会走。”她嫌恶地甩开了伸过来就要拽住她胳膊的手，目光黯然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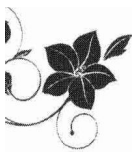
她拍了拍身上的衣服，下巴依旧高傲地抬起，一步一步地朝着门的方向走去……

每走一步，她都用力地握了握手心，直到走至殷佐身旁，双手早已染满了鲜血。

她突然停了下来，窗外的风飒飒地吹起了她黑如墨的发丝，白色的长裙在寒风中划出一道道凄然的痕迹。

“殷佐，你会后悔的！”她忽然冷嘲地笑了声，眼里一片苍凉。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直到最后一抹白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她在赌，赌精明如他，自然会百般揣摩她最后那句话的含义。

尽管对他了解不深，但是依据往日爹爹无意中透露出的一些事情来看，这个太子只怕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若是他有心，她相信他们不久定会再见的。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室又恢复了一贯的冰冷和安静……

殷佐这才转过身，右手一勾，将窗户关上了……

关上的一瞬间，一股凛冽的寒风趁机袭了进来，扑在他脸上，使他不由打了个寒战。

冰尘雪面无表情地走在两个侍卫的身后，脑后原本盘起的发丝不知何时倾泻下来，瀑布一般，在清冷的月光下，泛出黑色的光泽。

绕过了一个长方形的花园和几座假山，终于来到了一处十分偏僻的地方。

纵然四面环山，但是院落的构造不再那么华丽巍峨，低矮的屋檐，上面铺着一块块青色的瓦砖，甚至，有几处长出了密密的苔藓，在月光下如一株株光裸的小草。

她想，这应该就是后园吧。嘴角不经意地勾起，露出了一抹苦笑。

也许，她的下半生就要在这里耗尽……

“太子妃，得罪了！”这时，一旁一个身着红色披风的侍卫突然停下来，将院子背后的一座木头堆成的房子的木门打开了……

他面露为难地看着冰尘雪，古铜色的脸庞隐约有些尴尬。

冰尘雪没有立刻走进去，她忽然转过身，走到院落中间，抬头看了看星空中的一弯新月。

也许，这会是她最后一次如此认真地看它了吧？！

自嘲地勾起嘴角，她暗自叹了口气，转而折过身走向了柴房。

“有劳了，我自己进去。”微微一笑，她刻意看了他一眼，心底突然有一股暖流涌入。

至少，他并没有因此而轻贱她。

这……是否意味着她还留有那么一点儿仅存的尊严？！她无声地冷笑着，径自走进，往茅草堆上一坐，神情淡然地看向门外的两人。

门嘎吱一声关上了，狭小潮湿的空间里处处弥散着发霉的味道，隐约还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声音。

寒气无孔不入地透过她光裸的脖颈钻了进去，激起皮肤上一层层细小的疙瘩。

情不自禁地将身子朝一堆乱草里缩了缩，冰尘雪将身后的发丝拨到了胸前，企图增添一些温暖的气息。

十一月的夜晚，风很冷很寒，黑暗中，她睁着一双悲戚的眼睛，透过对面高墙那个不到两寸的洞窗看着那一点点月光洒在青色的湿墙上。

她的下腭和上腭之间好像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顽强地磕碰着，做着殊死的搏斗。冻僵麻木的双腿使她已无法保持正常的坐姿，她的身体如一面剧烈颤抖的箩筛，那种颤动似乎随时要将她的内脏甩脱出去。

她将血迹斑斑的双手相互交错地塞进了白色的长袖中，双唇仍旧坚强地抿在一起。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直到她再也无力与虚脱的身子较量，那双含怨的眼睛终于合上了……

西边暖殿内，一个美艳得不可方物的女子慵懒地靠在铺着狐狸皮的贵妃榻上，樱唇漫不经心地张了张，道：“你说的可是真的?!”

卓盈盈漠然地望着下面跪着的丫头，只有忽而抿紧的嘴角悄然地泄露着她内心情绪的变化。

“奴婢不敢欺瞒夫人，这些都是奴婢亲眼所见，太子确实将新太子妃关进了后园的柴房中，并且吩咐谁也不得去探视。”身穿黄色衣服的丫头战战兢兢地回道，眼里充满了恐惧。

卓盈盈舔了舔有些干燥的下唇，兀自俯首沉吟了一会儿后，再次抬起头，脸上不觉蒙上了一些喜色。

“你做得很好，丫儿，以后那边一有什么动静可得及时报上来！木京，你带她下去取些赏赐吧。”卓盈盈朝身边的贴身丫鬟努了努嘴，精致的小脸转而别向了另一处。

不多会儿，木京从屋外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将房门关上了。

“夫人，你看那丫头的話可不可信?!”她从屏风后取了件貂皮毯子盖在了卓盈盈身上。

卓盈盈没有做声，涂着丹青的长指轻轻地拂过身上柔软的大衣，眯了眯眼。

根据她对殷佐的了解，她猜，那个丫头的話应该没错。

看来，这些日子以来她的担心全是多余的。

“可不可信，我看还得我们亲自探一探才是。”抚过貂毛毯子的手忽然紧了紧。



黑暗中，冰尘雪忽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她有些虚弱地抚了抚额头，一双清澈的眼睛充满了红色的血丝，显得尤为疲惫。

不知什么时辰了！她艰难地挪了挪冻得麻木的身子，努力地朝木门的方向靠近了一些，想要弄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家小姐是不是在里面？！你们快放我进去！”是扇儿的声音。

心下一惊，冻得发紫的手重重地垂了下来……

糟糕，这个时候她来这里做什么？！冰尘雪一边着急，一边慌忙将耳朵贴在了木门上，试图听得更清楚一些。

“太子有令，任何人也不得进入！”她认得，这是昨天那个侍卫的声音。

“这位大哥，求求你了，就让我进去看看我家小姐吧。你放心，我不会做什么的。求你了，扇儿给你跪下了。”接着便是一阵细微的抽泣声。

冰尘雪痛苦地转过了身子，无力地靠在门边，顿时眼眶红成了一片。

如今，她竟是这么的不堪？！

“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在里面，扇儿来陪你了，你一定要等着我！”那个熟悉焦急的声音一字一句彻底地唤醒了她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右手死死地蒙住嘴，她将满是泪痕的脸深深地埋入了两掌之间。

不，她绝对不能让扇儿进来和她一起受苦。

心里一点一点地抽痛着，身子因为寒冷一阵一阵地颤抖着，她努力地将满脸的泪水吞进了喉咙，用尽全力压抑着几乎要宣泄而出的情感。

她知道，这个时候，她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她要扇儿离开这里，永远地离开！

门外僵持了大约一盏茶的工夫，接着便没有了声音。

她想，扇儿应该走了吧？想要挪动一下身子，手脚却像灌了铅一般，动弹不得。

在挣扎了几次无果后，她最终放弃了。脸上的泪不知何时被吹干，干涩的眼睛不时有些疼痛。

她不知道她能坚持多久，身上与心里传来的痛苦几乎要麻痹了她仅存一丝理智的大脑。

短短一天之间，她却如经历了很久，很久……

这时，门外又开始有了一些细细碎碎的动静，一直持续了大半个时辰。

她依旧睁着一双血红色眼睛，木讷地望着黑暗中的墙壁，心里如冰霜一般没

有温度。

突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姑娘，你在这里跪了快一个时辰了，还是回去吧。”

心头猛地一震，早已藏在眼眶中的泪水此时夺眶而出……

“扇儿，不，你回去，你走，你走得远远的，离开太子府，离开大学士府……”第一次，她歇斯底里地吼了出来，声音充满了悲愤和伤痛。

她的扇儿应该是自由的，她是自由的！

“小姐，您真的在，您真的在！”悲痛的声音几乎穿透云霄，门外立即响起了一个同样叫人心碎的声音。

她痛苦地咬住了下唇，双手如失去控制一般僵硬地捶打着木门，发出一阵阵重重的响声。

“你走。听见没有？我叫你走，永远都不要回来，记住永远不要回来！”暗黄的门上的一道道血水沿着门缝往下流，形成一条条鲜红的曲线。

她像疯了一般不断地喊着敲打着门，仿佛要将体内所有的力气抽光。

“小姐，您哭了？！以前您是从来不会流泪的！”门外沉默了一会儿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异常痛心的声音。

一字一字几乎要撕碎她整颗心！！

终于，她停下了动作，满是鲜血的双手无力地沿着木门垂下，混合着木屑和泪水……

一片短暂的静谧后，她突然狠狠地拭去了脸上的泪珠，背过身，对着门缝，冷冷地道：“扇儿，我最后说一遍，这个家我谁也救不了，包括大学士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我们都可能死。但是，你不一样，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救你，你懂不懂？！”刻意压抑的声音悲凉地盘旋在空气中，却透出一种别样的坚定。

她绝望地叹了口气，微微整理了一下情绪，又道：“扇儿，人活着永远比死了好。就当……就当是活下来为我送终，好不好？！记得以后每年在我坟头种上一小片蔷薇，这一辈子，我就别无所求了！”强硬的声音说到最后不觉颤了颤，她重重地咬了一下手指，又将那股心酸狠狠地吞了进去……

她，真的要死了吗？！有那么一刻，她心底长久以来积压的重负突然消失了。

“不，小姐，扇儿不会抛下你的，现在不会，这辈子也绝对不会！大哥，我求你了，我给你磕头，就让我进去看看我们家小姐吧。她……她自小身子就不好，我怕她……”说到最后已是泣不成声，而门内的人也早已泪流满面。



冰尘雪强忍住心上的痛，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硬是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儿声音。

她没有再做声，不管外面怎样喊叫，她亦死死地咬住牙关，冷得发紫的嘴唇因溢出的点点血丝变得鲜艳异常，衬着一张白纸一般的脸，此刻更诡异得如鬼魅一般。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门里一片死一样的寂静，门外是撕心裂肺的哭求声……

泪不知流了多久，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满手的鲜血早已冻成一片片刺目惊心的红色。

可是这些，她都没有知觉。

……

双方僵持着，终于熬到了又一个夜晚。

没有人来送饭，没有人再过问她，那么的凄惨，却又是那么的无奈！

最终耐不住大脑传来的疼痛与晕眩，她双手抱着头，悄然倒了下去……

也许她会这么死去吧，没有人发现，亦没有人牵挂！理智丧失前，她忽然露出一个解脱的笑容。